

張陌耘 / February 04, 2009 10:16PM

[阿福靜思錄1 \(不定期出刊\)](#)

1 真正的救度，惟是發生在自己的價值觀有所轉變之際。

—— 常福讀田代俊孝〈清澤滿之的生與死〉有感

2 日本的「淨土真宗」，或說尤其是親鸞的思想，關於所謂「往生淨土」方面，現就引田代俊孝之言，可謂「並不是在臨終逼前之際，才把死的問題等到臨死的時候來解決，而是把死的問題放在當下來思考」；「在每一個日子的『當下』，正視死亡，日復一日、年復一年連續無間過著這樣的日子」——這種日子會否相當緊張呢？但較之只著眼「臨終往生」，真宗如此把「現生救度」標舉出來，除了令人感動之外，我認為更是正確的。但這決不是說，中國的淨土宗就「只」強調臨終往生。毋寧說，它的感覺更像是：彼當下、此當下、……直至臨終當下，每一當下，皆能不離念佛之心是最好；然臨終當下，誠然可謂至要緊之一刻。而真宗方面，則有點「我現在只(能)管我現在，死時如何甚至死後往生，那是我(至少現在)管不著的」之意味。這是我的理解。中國淨宗高僧如印光大師、弘一大師(中興律宗，專持念佛)等，都是我最尊敬的榜樣。聖嚴法師更說，印光大師確實可謂近代中國佛教(淨土宗)最後一位偉大的祖師。而關於日本淨土真宗，雖然我對親鸞蓄有妻室仍有點困惑、甚至對整個真宗教義的某些環節仍困惑，但上述真宗之標舉強調是為我所認同的。

3 所謂「立於生死巖頭」、以出離或超越生死為第一要務者，並非就對國家社會等世間問題棄之不顧。誠如田代俊孝所言：「國家社會的問題，也是生命問題的根柢。這並不是深藏於個人之內的問題，而是對生命有共同的感受而發出共鳴，是為了獲得共有的生命而實踐發動的」；「立足在生命上，我們所生存的一切事物，莫不是佛事。探究生命就是當下的佛事，國家社會也是以生命為根基的。更進一步說，為維護生命的尊嚴性之故而形成國家社會的問題，這種國家社會問題亦可視同佛事」。

另可參閱《看待死亡的心與佛教》，田代俊孝編，郭敏俊譯，東大出版。